

胡適的情與義 (二)

● 吳崇蘭 (旅美女作家)

相互扶持制衡無效

胡適的家，也是很傳統式的男主外，女主內。夫妻倆分工合作，十分有默契，兩人相敬如賓，平安無事。即令吵嘴，也多屬打情罵俏式的愛的表現。如胡適有病在床上躺著，仍手不釋卷，江冬秀見了便會干涉，胡適在他的「我們的雙生日」詩中便說：(雙生日指結婚紀念日，胡適是在他生日那天結婚的，更是雙生之雙生。)

她干涉我病裡看書，常說「你又不命了」。
我又惱她干涉我，常說「你鬧我更受病了」。

我們常常這樣吵嘴。
每回吵過也就好了。
今天是我們的雙生日，
我們訂約今天不許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作一首生日詩，

她喊道：「哼又做什麼詩了！」
要不是我捨得快，
這首詩，早被她撕了！

看這短短數行自描詩，說盡了閨中之樂，閨中之趣，閨中之情。

據說，胡適喜歡喝酒，少年時在上海讀書，曾因醉酒回家，途中與巡捕發生爭執廝打，還被帶進捕房關了一夜，罰款五元才得回家，他因此也寫詩二首：

(一)
自視六尺軀，不值一杯酒。
倘非良友力，吾醉死已久。

(二)
醒來還苦憶，起坐一沉思。
窗外東風峭，星光淡欲垂。

後來他在國外讀書時，其母每信必不忘提醒他戒酒。他卻「寧要大碗酒，不要小碗茶。」依然故我，他曾作詩贈好友朱經農，詩中說：

那時我更不長進，往往喝酒不顧命。

有時儘日醉不醒，明朝醒來害酒病。

是詩人，自風流。胡適因好酒，結婚後，每有朋友來家歡聚必豪飲。他四十歲生日時，在寓所宴會上，江冬秀特贈刻有「止酒」二字的金戒一枚，勸其戒酒。江冬秀喜歡打牌娛樂，胡適也乘機勸她「戒賭」。於是兩人就此訂下雙邊條約。一個戒酒，一個戒賭。直到某次江冬秀被閨友強拉去打小牌，被胡適發現，從此胡適才開始解酒禁。

紅粉知己不絕於途

胡適是一位彬彬儒雅，謙沖平和的人。對人笑容可掬，體貼入微。對女性尤其懇懇體貼，設想周到。所以他一生有許多女性朋友。老年時回到台灣，他的懇懇體貼，甚至使一位女記者發生錯覺，以為胡適在追求她。他在北京大學教書的時候，有一次正值嚴冬，西風甚緊，胡適在講壇上看到兩位女學生坐在敞開的窗前，為窗風所苦，他即走下講壇，到窗前把兩扇玻璃窗親自給關上，使

兩位女同學臉都紅了。諸如此類的關懷，或許就使一些女生出錯覺和幻想罷！

在胡適那一個時代，自國外留學回來的留學生，受了新思潮的激盪，把在家鄉奉侍爹娘，培育兒女的小腳老婆，棄之不顧，另結良緣的人甚多。像胡適那樣對於尚未婚娶的小腳未婚妻，能接續前約，始終如一的人不多。江冬秀可說是非常幸運的女子。江冬秀跟著胡適在北大生活時，由於胡適對她的尊重，她在胡適的同事和朋友中也有一定的分量。學校一位棄糟糠另娶的教授，他的鄉下妻子拖兒帶女找上門時，竟被拒於門外，不聞不問，江冬秀還為之仗義執言，使她能得到溫飽的對待。

當時一位著名教授，當其小腳元配找上門時，他即以之為燒飯洗衣，為新夫人家庭使喚的僕人。另一位著名教授則像小說中的陳世美，其妻有若趙五娘，在抗戰時下田耕種，包攬家務，代他奉侍爹娘，艱苦消磨八年青春歲月，等到抗戰勝利，卻得到一紙休書，將她棄如敝履。其所有兩女，亦不知所終。

就是當年一些有名人物，妻子亦都是知識份子，微時得妻子助力，顯時又另結新歡者，也比皆是。像胡適這樣對差距不平衡的婚姻，不但始終如一，還能甘之如飴，實是鳳毛麟角，獨一無二。

不過，據說胡適和他的表妹曹誠英，也曾有過一段戀情。曹誠英寫過一首「卜算子

」的詞。

人情薄似酒，親友都難靠。

努力專心學種田，何患無溫飽。

鎮日掩長扉，不許閑人到。

赤足蓬頭任自然，獨賞新詞好。

這位新寡文君，嘗盡了世態炎涼，覺得親戚也好，朋友也好，都不足以依靠。自己努力，即使作一農婦，也不怕養不活自己。將自己關閉在屋裡，與寂寞同住，赤足蓬頭，任其自然本色，一個人獨自欣賞新詩，又何嘗不好？其間的憤慨與無奈，溢於言表。晚年她在一農校任教。

胡適也有一首很香艷的詩，從來未見在報章雜誌上發表，我之能讀到這首詩，也是十分偶然。

某次胡適的兒媳婦到我家來。她是金陵女子大學畢業的，中英文俱佳。人也十分爽直。談起她的家翁，她就背誦出了這首香艷的詩全文給我聽：

美人在時花滿堂，

美人走後空留床。

床中繡被終不捲，

至今三載猶餘香。

香也竟不減，

人也竟不來。

相思黃葉落。

白露點青苔。

在這首詩裡，我們可以看到一位多情的

男子，徘徊在一間人去樓空的房間裡，思念著那個如花如玉的美人。一個年輕美麗，艷光照人，如詩如畫的美人。她，如玉之溫潤，如花之嬌艷，如詩之迷人。

當她住在這間房裡的時候，正是春光滿園，鳥語花香，滿眼繁華的春天。那時光，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她的房裡，到處都擺滿了人們所贈送的鮮花盆景。人如花，花如人。

花香馥郁，人影婆娑，令人有如喝了醇酒般沉醉。

自從她走後，門前冷落車馬稀，人走了，花也沒有了。只空空的留下一張寂寞的床。無聲地淒然嗟嘆。床上那一條曾經覆蓋美人嬌軀的錦被，彷彿尚留有她身體的餘溫，一直任它照原樣的放在床上。不捨得去觸它、碰它、摺它、疊它、捲它。生怕一碰觸它，一條蘊蓄著餘香的錦綉斑斕的彩虹就散了，一個美麗的夢就醒了。一個五彩的肥皂泡就碎了。那餘溫，那餘香，那餘味，……：仍然是一個美麗的夢啊！

三年了，她走了整整有三年了。那錦被還留著她淡淡的體香。那香，竟然一直不減不滅。而她的人，竟也一直沒有再回來。那留在心坎兒上的人兒啊！你在何處？

把柴扉緊閉，少人行走的小徑，已長滿了青苔，多情的男兒徘徊在小徑上，思念著天邊遙遠的人兒，但見白露點點，無聲地滴

感人艷詩多種情懷

落在青苔上，有如他點點的相思珠淚，嘆嘆地一聲聲跌碎在他的心板上。

深情幾許誰能解？相思寸寸斷腸有誰憐？伊人啊，妳在何方？

這濃情，這相思，也許只有借用宋人晏幾道的思遠人來一表胸懷吧？！

思遠人

紅葉黃花春已晚，

千里念行客，

飛雲道盡，

歸鴻無信。何處寄書得？

淚彈不盡當窗滴，

就硃旋研墨，

漸寫到別來，

此情深處，

紅箋為無色！

月下老人撮合愛侶

胡適的弟子特別多，這不單單是因為他名滿天下，人家願意攀上他，做他未進門的學生。也因為他和藹慈祥，對人關懷體貼，不但樂於助人，也樂於成人之美。喜歡對青年男女的戀愛、婚姻大事插手關懷，他有一本專門為由他牽線作伐而成，或請他當主婚人、證婚人的新婚夫婦簽名而準備的鴛鴦譜。這本鴛鴦譜中，簽名的第一對夫婦，即是中國著名的語言學家趙元任與他的夫人楊步偉。趙元任於一九二〇年自美國哈佛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即返抵國門，在清華大學

擔任教授。楊步偉則是最早赴日留學，得博士學位的女留學生。在一個醫院服務。兩人因緣際會相識後，即時相過往後，感情日深，即於一九二一年八月締結鴛盟，採用新式的簡單婚禮，只在倆人的小窩中備一桌菜，敦請胡適與朱徵女士為證婚人，在結婚證書上簽名作證，便算完成婚禮。簡陋到無可再簡。但是趙元任、楊步偉他們的婚姻以神仙眷侶到白首偕老為人所稱道。

名作家沈從文教授與張兆和小姐的師生戀婚姻，也是由胡適的鼓勵玉成。當時沈從文在上海中國公學中任教，胡適為該校校長，張兆和則是沈從文班上的女學生。他對張一見鍾情，即展開情書攻勢。

張兆和將沈從文給她的信，全部交給校長胡適處理。

胡適說：他認為男女青年之間發生情愛是很自然的事。

男有愛的權利，女的也有愛和不愛的權利。他認為沈從文是真心的，他希望她慎重從長考慮……他的一番話，就促成了這一段美滿姻緣，於一九三三年終於結成百年之好。

詩人徐志摩與元配夫人張幼儀離婚後，要與剛離婚的陸小曼結婚，頗受當時輿論的抨擊，徐志摩的父母也十分反對，幾乎到了脫離父子關係，也是胡適為之從中斡旋，才得通過。結婚時，徐志摩要請他的老師梁啟超為證婚人，也是胡適居中說情，梁啟超才

答應。只是梁啟超在證婚人致詞時，卻不客氣的將他們訓斥了一頓，也算是別開生面，獨一無二，空前絕後的證婚詞。

還有經濟學家千家駒，他自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後，與楊梨音相戀結合，是胡適做他們的證婚人。

胡適在致詞時說：千家駒往昔在北大時，擔任學生會會長，是著名的搗蛋頭兒，但在今天的婚禮上，卻是一點革命的氣息都沒有，大概從今天起，千家駒要變成楊家駒了……他的幽默風趣說話，使得全堂哄然大笑，成為一時美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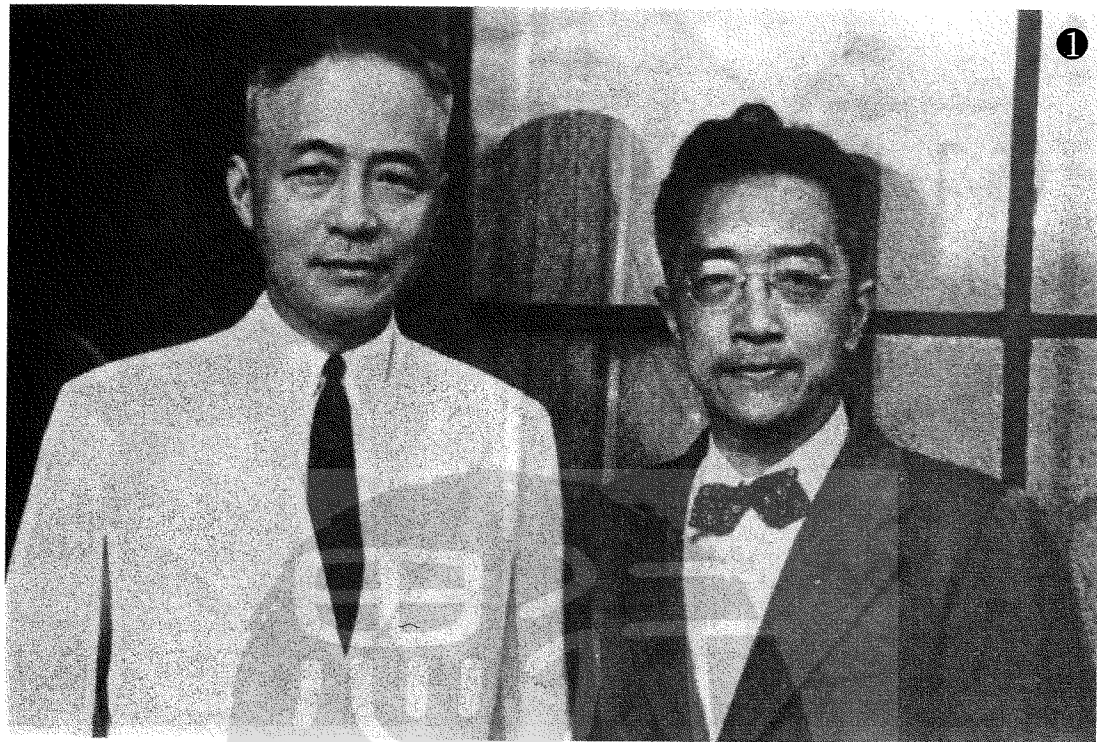
這一本鴛鴦譜，記錄著當代許多文壇名人夫婦的名字，也記錄著一個一個不同的故事笑料。

只不知胡適的太太江冬秀仗義執言，為「趙五娘」譴責「陳世美」的故事，有否記載於上？

代郵：

作家周芬娜女士：大作「日本的賽金花——唐人阿吉」已收到拜讀，請速寄閣下的照片及唐人阿吉本人有關的照片，以便精編精校，隆重盛大刊出，謝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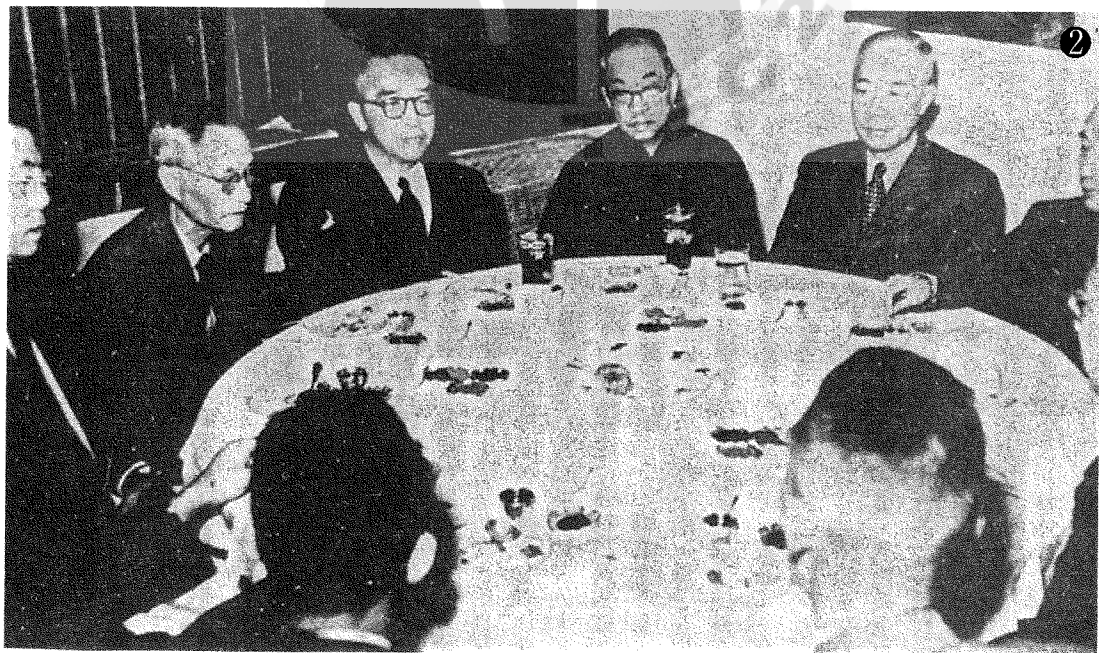
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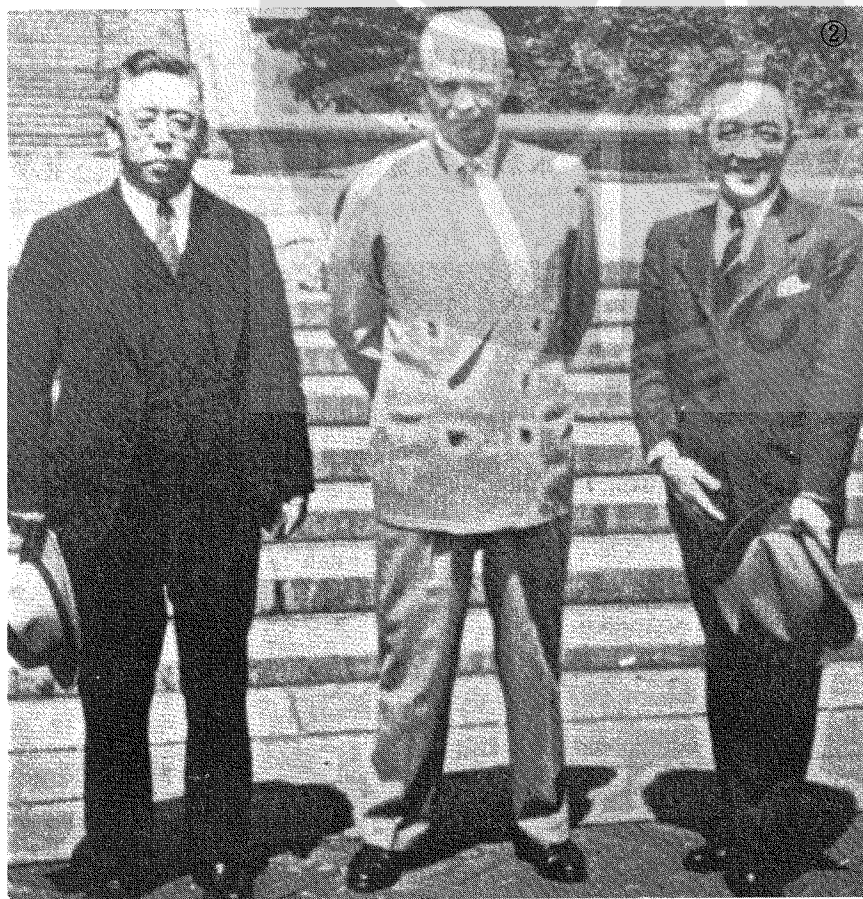


吳崇蘭「胡適的情與義」插圖（文見 107 頁）

①胡適（右）早年與朱家驊（左）合影。

②胡適（二排左三）與二排右起：張道藩、朱家驊、王寵惠，二排左起：張其昀、蔣夢麟等在餐宴上合影。





① 民國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胡適自美來台，羅家倫、蔣經國、周大中、雷震在松山機場迎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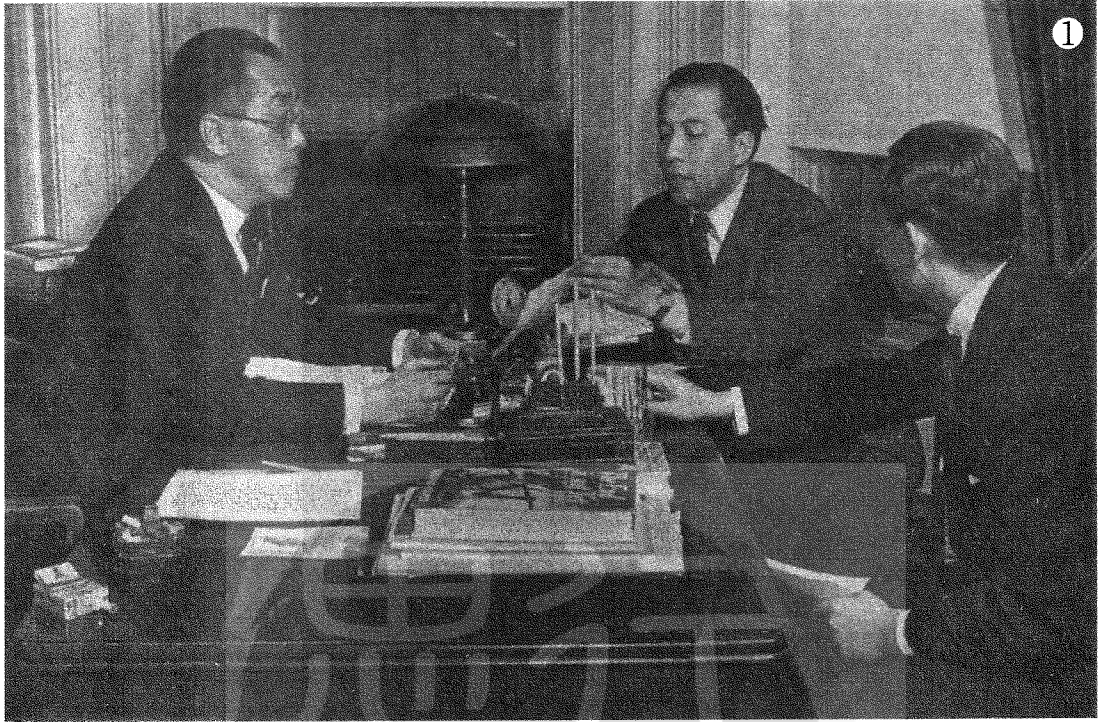
② 民國四十年胡適（右）與哥倫比亞大學校長艾森豪（中）合影。



① 民國四十五年九月胡適在美國加州大學講學時留影。

② 民國四十三年三月胡適以國大主席團主席身份向蔣中正總統致送當選証書。





①胡適（左）1945年在華府十九街中國大使辦公室與劉錯（中）晤談時留影。

②胡適（中）與賴璉（右一）、黃文山（左一）、黃君璧（左二）合影。

